



陳陳淑安女士(1944昭社) 獲香港教育學院頒授榮譽院士

陳陳淑安女士乃香港倡議優質幼兒教育的先驅者，曾主力在香港幼兒教育環境下倡導活動教學。1970年代，她是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幼稚園教師培訓課程的創辦人之一，並擔任講師。在過去40年來，憑著她對香港幼兒教育終生不懈的貢獻，她業已為香港的幼師培訓及有關課程奠下了堅實的基礎。

讚辭

榮譽院士陳陳淑安女士

校董會主席先生：

陳陳淑安女士是本港極受幼兒教育同工和家長敬佩的資深幼兒教育家。她祖籍廣東梅縣，於1926年出生，1950年畢業於中國燕京大學，獲頒心理學學士，1975年獲取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碩士，曾考獲美國加州和紐約州學前教育教師文憑和執照。她曾任廣州嶺南大學教育系助教、香港幼稚園和小學教師、及美國幼兒中心和幼稚園教師。現任中國老教協會早期教育專業委員會、香港幼稚園教師協會顧問、香港高齡教聯會理事和明我教育機構董事。

我們愛稱陳女士為「陳太」，她為人樂觀、高風亮節、慈祥優雅、溫柔敦厚；樂於扶掖後輩，善於建立友誼，勇於革新課程，敢於直言抒見。為幼教同工樹立崇高典範，深得眾人敬愛。

陳太深受中國幼教專家陳鶴琴先生的思想影響，鼓吹「一切為孩子」和「活的教育」。她在美國任教時，已採用「遊戲中學習」、「全人發展課程」和「綜合課程活動」；陳太於1971年在美国紐約州長島榮獲教師獎。

陳太喜愛孩童，心繫祖國，熱愛中華文化。她堅信：教育是強國之本，幼兒教育是終身學習的基礎，而教師更是幼兒的重要導師。因此，她在1973至80年與幾位幼教同工，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開辦全港首個非官方的「幼稚園教學法文憑班」，培訓專業幼師，是幼師教育的先驅。她在1980至86年擔任香港天恩會耀中學前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積極發展幼教研究，舉辦在職幼教專業發展課程；此外，又創立「香港家長會」推動家長教育和編輯「兒童新聞」刊物、成績斐然，貢獻良多。

陳太熱愛文學和音樂，出版共廿多本以幼教課程、幼兒唱遊、幼兒歌謠和家長育兒為主的書籍。早於1989年她已編寫幼稚園主題課本和教材套，優化本港的幼教課程。她提倡優質幼師培訓，推動母語教學，強調體育與藝術綜合課程，並經常在報章發表獨到的創見。

陳太一生為幼教，一切為孩童，擇善固執、永不言休。她是世界幼兒教育聯會——香港分會及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創會委員，也是香港幼兒學報創刊編委。她還不辭勞苦地應邀到處主講和示範「幼稚園活動教學法」，足跡遍及中、港、台和澳門。

主席先生，有感於陳太畢生對幼兒教育的熱忱、關懷和貢獻，本人謹代表香港教育學院，恭請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陳陳淑安女士。

1952 偉社盧保源同學逝世

一月廿一日偉社盧保源同學於美國加州聖荷西安祥去世，大家同感哀悼。盧君早年在台經商，熱心參加本會活動，後移居美國，其弟盧保漢（瑩社）在台。

悼念忠社學長

忠社程一鵬、許均如、崔志強三位同學最近逝世，深切哀悼。

1952年級偉社何鴻毅獲頒卑大榮譽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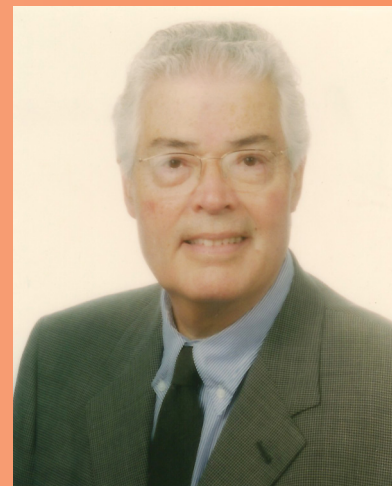
著名華裔慈善家何鴻毅(Robert Hung Ngai Ho)，2012年5月28日在卑詩大學(UBC)春季畢業典禮上，由校長圖普(Stephen Toope)頒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以表彰其在佛學教育與推動醫療研究兩大領域的突出貢獻。

圖普首先感謝何氏於2005年協助卑大創立北美首個「佛教與現代社會研究計劃」(Buddhism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Program)，7年來一直致力於將佛學學術研究與不同學科學者的課題作結合，將佛學廣泛應用於現代社會的教育、醫療、人文、環保、藝術等各領域。

而何氏的第二項成就即為由其捐款1500萬元、已於去年啟用的溫哥華綜合醫院(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何鴻毅研究中心」(Robert H. N. Research Centre)，該中心專供前列腺癌、卵巢癌及髖關節健康三大領域研究，並致力於創新療法、挽救生命及預防疾病。

何鴻毅在致辭中回憶道，樂善好施向來是家族傳統，祖父何東與父親何世禮都以言傳身教的方式令他將「贈人玫瑰，手有餘香」的道理銘記於心，更將回饋社會的美德在何氏後代間薪火相傳。

今年獲卑大授予榮譽學位人士共達10人，除何鴻毅外，在23日至30日舉行的卑大春季畢業典禮上獲授的人士還包括：創作了知名反戰歌曲《全能大兵》(Universal Soldier)的殿堂級歌手聖瑪麗(Buffy Sainte-Marie)。於1979年當選加國前總理的克拉克(Joseph Clark)、任克蘭布碌(Cranbrook)聖馬利印第安部族(St. Mary's Indian Band)酋長30年的皮埃爾(Sophie Pierre)、致力發現植物藥用價值的植物學家劉易斯伉儷(Memory Elvin-Lewis & Walter Lewis)、以及在全球及亞洲商業問題上著作甚豐的鮑達民(Dominic Barton)等共7人，其餘3人則在秋季獲頒榮譽學位。



何鴻毅檔案

何鴻毅，JP (Ho Hung-ngai, Robert, 1932年10月22日-)，香港新聞工作者、商人。1932年出生於歐亞混血家庭，何東爵士之孫，何世禮將軍獨子。早年就讀於香港香港嶺南學校及培正中學，其後負笈美國，於1956年在科爾傑大學獲文學士學位，1958年再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的新聞學理科學士學位。畢業後，何鴻毅曾在匹茲堡市擔任英文報章記者，及《國家地理雜誌》駐華府特派員。返港後，協助父親經營《工商日報》業務，歷任報業公會主席。退休後定居加拿大溫哥華。退休後，何鴻毅專注佛學研究，於1994年在溫哥華籌建加拿大東蓮覺苑，2005年成立加拿大東蓮覺苑基金，開設佛學研究席位，籌辦研究計劃。又於香港創立「何鴻毅家族基金」，資助多項文藝展覽。2009年2月19日，香港大學頒與何鴻毅名譽博士學位。

六十年前的往事

林英豪

(鵬社)

一九五二年迄今剛好六十年。當年七月七日上午，香港培正中學假小學禮堂舉行第一屆高中畢業典禮，畢業班乃偉社同學。典禮程序恭請校董會主席張新基先生演講，林子豐校長訓話及頒發畢業證書，並由何宗頤教導主任及李孟標事務主任協助。畢業生逾百人，連同教職員及嘉賓千人，禮堂滿座，當日盛況，已有校刊及「香港培正同學通訊」刊載了。

港校自一九三三年創立，名稱為香港培正分校，初期辦小學，其後續辦初中。學生畢業後可直升廣州培正中學。踏入五十年代，香港人口激增，學生入學人數甚眾，而當時局勢，香港培正分校正名為香港培正中學，行政與財政獨立，改行上下午班，適應學位之需求。偉社同學在一九四九年初中畢業，即可直升本校高中。今年值偉社同學畢業離校六十周年，港穗澳及海外各地偉社同學自必舉行盛大聚會，慶賀「金禧」。本人與偉社同學在校共硯有年，師生情篤，在此謹祝偉社同學事業有成，生活愉快。

港校改行上下午班制乃權宜之計，為恢復全日制，校方當前急務乃是擴建校舍。當年林子豐校長曾拜訪港督葛量洪爵士，獲撥因此連校舍之何文田山地十二萬方呎作興建校舍之用，免息貸款，且捐廉提倡。校方立即聯同香港培正同學會成立增建校舍籌款運動，獲

海外各同學會及學生家長響應，眾志成城，短期內已籌足款項，而樓高四層美侖美奐之新校舍已矗立於何文田山原校舍側(今日之培正道)。新建校舍乃由黃汝光則師樓承建，美觀實用，而校舍內圓形旋迴樓梯之精心設計，更是參觀校舍主要景點之一。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廿五日，香港培正同學會假港校禮堂舉行一年一度同學日。當晚節目豐富精采，自不待言。但最為矚目的是同學畢業離校廿五周年晉升元老加冕典禮(後改稱「銀禧加冕」典禮)，這回是首屆舉辦，氣氛高興熱鬧。一九二七年級會仁社學長躬逢盛會，由該社正副社長黃汝光、雷世熾兩位率領社友廿餘人上台，恭請校董會主席張新基先生在台上一一為各學長戴上紅藍兩色船形帽。台上紅藍兩色繽紛，台下掌聲雷動，這是當晚最精采的節目。及散會時，蒞會同學們津津樂道，亦見紅藍精神之表現焉。

會仁社學長們今日多已老成凋謝，歸返天家。然而他們在各地社會上事業的成就與乎對母校回饋的熱忱，都讓我們後輩景仰與懷念。

六十年過去了，往事知多少？拙文也祇是簡單敘述一些事實，有錯誤之處，也請各位見諒。

培正校歌歌譜是源於舊荷蘭國歌

馮奇彬 (1956 瑩社)

在某一期的培正同學通訊中，有校友提出何安東老師曾說培正校歌歌譜是源於舊荷蘭國歌，我未受教於何安東老師，但在香港培正我卻受教於其妹何靜意老師，當時並未聞說此事，經我多方探討証實此說，培正現在的校歌歌譜是源於舊荷蘭國歌 (1815-1932)，荷蘭於1932年5月10日改為現在的荷蘭國歌，新舊的荷蘭國歌其歌譜與歌詞 (荷蘭文) 均完全不同，由於1932年荷蘭才改成現在的荷蘭國歌，我推想現在的培正校歌應該是1932年以後的事，各同學 (校友) 不妨上網一查，不用半分鐘，便可查出如下：

- 1.在Google處type “Sheet music of old Dutch National anthem” and then Click.
- 2.Window出來後，Click “Netherlands-Nationalanthem.info” (大概是第四項)
- 3.Window “Netherlands” 出來，此為荷蘭現在的國歌，在最後一小段(藍色字)有See also Netherlands (1815-1932)...
- 4.Click該藍色字的Netherlands (1815-1932)
- 5.Window現 “Netherlands”
- 6.Click其下music中的箭頭，培正校歌 (舊荷蘭國歌) 的音樂便由銀樂隊奏出。
- 7.如要歌譜可Click其下的 “Sheet music” 當然此為舊荷蘭國歌為荷蘭文寫的。

如有疑問可電話或email聯絡，歡迎

Tel: 281-809-8155 or email : jlkbfung@yahoo.com

附: 舊荷蘭國歌歌譜

Holländisches Nationallied.

Andante maestoso.

Edition Peters. 6850 (Text nach Joh. Kayser, Nationallieder aller Völker.)



一九四〇年至四一年寄宿生活回憶點滴

1953年級誠社 關錫鴻

一九四〇年，時年五歲另六個月的我，在那一年的夏末秋初，蒙香港培正小學取錄，入讀一年級並在學校寄宿。翌年十二月，日寇侵港，校方被逼停課，學生離校；我也結束了在培正的寄宿生活。直至今年二〇一二年五月，在香港培正同學會的蕭寅定先生安排下，我第一次重訪母校。屈指算來，離校七十一年矣。當時以五歲半之齡入校寄宿的我，應是最年幼的一個。而港校創立迄今，我是否最年幼寄宿生的紀錄保持者呢？則尚待考證。

一九四一年為逃避戰火，匆匆離校，隨後經歷兵荒馬亂的時局，我在校就讀的一切證件，如成績表、學生證等，都蕩然無存了。由於在校時間短暫，加上當時年幼，七十年來對當年的老師、同學、職員和校工等，印象模糊，無法記憶。這次有機會重訪母校，嘗試尋找當年的檔案或紀錄。可惜從蕭先生處得悉，日治期間，校舍被日寇軍部佔用，一切文字檔案全失；希望幻滅，實在遺憾。

七十年後重臨母校，除了校址依舊，校園校舍已非當年景象。放目縱觀，教學樓高聳，各種配套設施，應有盡有。當年的舊物，僅存小亭園內的石枱石凳而已。

驀然回首，在僅存的點滴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用膳情況。當年學生可憑菜單選擇菜式，但年幼的我，認字不多，無從選擇。結果開飯前，廚房主管伯伯，親自到膳堂，拖著我的手，進入廚房，即時介紹各款菜式，任由我挑選。如此特殊優待，恐怕僅我一人而已。

當時我的宿舖是在宿舍「中座」的二樓或三樓，每晚睡前要把羅傘式的蚊帳整理好，方能就寢。早上宿生各自要把蚊帳捲起高掛，再整理床舖，才算完成工序。其中一項卻難為了我，往往無法完成。那就是把蚊帳捲成粗如我身軀一半的長條子，再打一個活結。宿舍保姆四姑有見及此，特別組織年長的宿生，輪流代替我完成。這回憶異常深刻，而「四姑」更是我至今僅能記憶的名字。

宿生每晚淋浴，是有冷熱水供應，而開關及調校水溫掣，卻非矮小的我伸手可及，每每要身旁的學長代勞。

每當我回憶以上的寄宿生活點滴，便感受到當年校內員工和學長對我的親切關愛，數十年來不能忘懷。

一九四〇、四一年是我國抗日戰爭艱苦的時刻，當時的香港民眾努力籌款，母校亦積極參與，向家長募捐，用以購買戰機，支援空軍。回憶當時萬眾一心，慷慨激昂，歷歷在目，有如昨日。

母校每有慶典，全體學生在校內列隊，由教師帶領，越過窩打老道，到對面的五旬節教堂集會。隊伍由低年級為首，因此我往往是最先到達會堂的一個，感到甚為得意。

我以幼聰之年入校寄宿，就讀一年餘，最大的得益是培養了獨立能力，為日後的成長，奠定良好的根基。借此點滴回憶，謹綴為文，以表對母校由衷的感謝。

親愛的蕭寅定學長：

您好！本人代表加京（加拿大渥太華）培正同學會向各學長及香港培正同學會會長以及各理事問安。

加京培正同學會於九月二十三日在渥太華龍園酒家舉行中秋節聚餐，有二十多位同學參加，筵開三席，聚會中大家談笑風生，述說舊日培正之歷史及生活，並互談近況，會中亦派發總會寄來之六本第174期《培正同學通訊》，各同學十分喜歡閱讀「硬本」《培正同學通訊》，故六本通訊不夠分配所有到席同學，本人當初要求六本通訊，原意是分配與進各地、各社同學之聯繫，互通消息，有助於各地同學對母校之關懷，有「硬本」在家可隨時拿出閱讀及作留念。故此加京培正同學會希望下一期通訊出版時可寄十五本與本會以便分派與各同學。

本會亦明白近日百物騰貴，出版一期《培正同學通訊》所費不菲，現隨函附上匯票二百加元，以贊助《培正同學通訊》出版費用。

小弟十分多謝總會邀請出席十一月於台山舉行之「世界培正同學日」及在香港之「同學日大會」，但小弟今年不能參與以上二個盛會，希望以後有機會再參與總會舉辦之活動。

祝
身壯力健 生活愉快！

加京培正同學會（渥太華）劉永堂會長來函

學弟 劉永堂上

2012年10月10日